



嘗讀詩之抑衛武公所以  
自警者凡十二章  
辭旨反覆切至猗歟休  
哉予幸已去國屏跡龜  
溪省愆餘暇集我

自警編

宋

十齋藏



朝諸公言行越三年而  
成編名以自警蓋警飭  
予之所不能而庶幾古人萬  
一云身書甫成帝書徐  
生售典刑錄嘉言善行

疇分品列間類予所編  
因廣教育攝養好生  
使命數門置之在右期  
無負初意云嘉定甲申  
正月望漢國趙善璫序

自警編目錄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齊家類

孝友

教子孫

賑親族



居處

接物類

交際

君子小人

樂善

教育

厚德

報德不報怨

濟婚葬

出處類

出處

義命

恬退

處患難

休致

事君類上

忠義

公正

德望

得體

講讀

諫諍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上下

使命

政事類

政事

鎮靜

信

通下情

濟人

憂民附

救荒

救弊

辯誣

獄訟

財賦

兵

制勝

拾遺

議論反覆 報應

自警編目錄終

自警編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學問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  
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  
以處之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  
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  
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  
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沈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眞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旼別顧。

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爲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勸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趙君錫被召別韓魏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

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於何年，五日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於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就。

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乃五代載入閣一段，即答所簡云：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音，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何。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按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藥城先生於潁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范正平，字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為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與黃公履邢公  
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徧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  
李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  
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  
舉。是倖僥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  
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  
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  
比。首以師禮事之。揚公國寶。邢公恕皆以公故從  
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  
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  
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  
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  
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  
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當時學  
者莫能測其深淺也。家傳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  
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  
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爲至交。寢食  
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

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學林彙範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子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者。和靖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以如此。尹和靖語錄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不當。今曾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

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張子韶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覲千人矣。

張子韶曰。以血氣爲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

穆慟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矧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悖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賤窮。卑賤。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范文正公堯夫。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齏十數蘸酸汁半盃入少鹽無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出東軒筆錄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恥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

司馬

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

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世皆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旣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

列其可悲也已

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礪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凡不知蘇子在門墻幾年而很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爲之不說佛肘之召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爲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爲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爲高第但恐蘇子資質勝這藥力不得耳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丑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

可爲淺露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  
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  
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  
信人也。

見識

李文正公昉常期王文正公旦必爲相。自小官薦進  
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  
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眞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蒙正第，問卿諸子孰  
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  
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文靖公  
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  
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  
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它日名

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主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

哭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畧叙一二。龍川志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文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文人不若

未爲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爲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爲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家塾記

寶元中，王忠穆公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

穆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駸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駸至定治事畢瑋謂駸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駸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揔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卒駸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駸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沆爲相。王魏公曰：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眞宗初即位。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

及見此。此參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

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醪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惠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治平中，真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詒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二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辯某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數答之夏人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

政及後飛蝗旱暵公乃亟被擢用焉沂公言行錄

馬知節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事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神道碑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文正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且遠識

非臣等所及。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歎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

元昊遣使來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爲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平公與宋祁公止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

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

寶元初。趙元昊反。富文忠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

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器。

陳忠肅公瓘。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警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爲所當先。忠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  
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  
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忠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  
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  
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  
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  
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爲宰相有  
所施爲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  
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  
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旣罷黜

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  
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恠何鄧輩敢欺罔  
上下也何執中鄧洵武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  
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  
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  
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  
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  
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  
可知也聞之者徃徃其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

已而結髮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旣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熙寧二年富弼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旣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效云

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神考方厲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旣晏例隔登對

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適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旣而搢紳間寢。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躁進諛諂之士。悉辟召爲僚屬。日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

下爲已任始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服。歎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介甫以小官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於天下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其風。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所學以致

太平。及參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獨不以爲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傑出於世俗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溫公旣辭副樞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故獻可之先見。見天下莫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溫公。親聞其說。懼賢者之高論。遠識。遂將淪沒無傳於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

勸老蘇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墓表辨姦畧云。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

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愚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上將召用王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僞而辯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記聞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魏公別錄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

堅請相州陞辭曰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

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

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

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

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安石

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

至六七曰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

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

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

當以它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

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

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

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

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父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

王沂公在中書，得光州奏，丁謂卒。顧謂同列曰：

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由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善非幸其死也

陳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終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續事

嘗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舉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談苑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

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  
鎮叛命如此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  
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 朝廷方改之  
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狄青入邕州獲金具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  
脅皆慰遣之斂積尸為京觀于城北尸有衣金龍  
之衣者又得金龍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  
當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

朝廷耶

神道碑

狄武襄公為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  
告以當推狄梁公為遠祖武襄愧謝曰青出田家  
少為兵安敢祖梁公哉或勸去鬚間字則曰青雖  
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廷之下入拜  
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或云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  
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  
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  
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又云 仁宗喻青  
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  
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蘇公頌之孫云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儉校未愈鄧元孚為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為一豪婦人所給公為賢子不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密副使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

主上召君何為準曰議邊事爾端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為何如曰陛下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宰相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不食羹夫

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  
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  
徒召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柰何端  
曰以臣之愚請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  
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  
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  
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  
請命

張忠定公詠討劉旰兵迴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  
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來  
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  
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  
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  
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

王文正公為延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  
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  
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  
嫌疑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  
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

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器為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